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萌芽

Germinal

(法) 左拉 (Zola, E.) 著

袁翔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萌芽

Germinal

(法) 左拉 (Zola, E.) 著

袁翔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萌芽 / (法) 左拉 (Zola, E.) 著 ; 袁翔华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17-3152-8

I. ①萌… II. ①左…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4955号

萌芽

Germinal

作 者 / (法) 左拉 (Zola, E.)
译 者 / 袁翔华
责任编辑 / 王学刚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422千字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1.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52-8

译者序

翻开《萌芽》，小说中无比真实、客观的残酷、悲壮场景很快就把本人带进了法国一百多年前煤矿工人被矿主压榨剥削、被饥饿折磨得毫无尊严的悲苦生活，真切地领略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客观写实之风。译此书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书中工人的悲惨情境让人想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更让译者感叹，左拉的《萌芽》作为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真实表现煤矿工人生活，再现矿工罢工斗争的整个过程，并第一次成功地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革命无产者形象的著作，不失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描写工人运动的杰作，一份献给无产阶级的厚礼。

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 1841 ~ 1902)，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左拉曾经沉醉于浪漫主义，但是自己失业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劳苦大众的疾苦，感到现实的可悲和可恶，于是他爱上了现实主义。但左拉作为近代科学精神的嫡子，不满足于以往文学中的那种现实主义，很想像巴尔扎克一样写出像《人间喜剧》那样的巨著。在十九世纪的当时，近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带动了两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因而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相信自然界是一个严格有序的、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去运转的实体，只要能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就可以控制、征服和改造自然。人们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各个领域，用于指导自己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乃至指导自己对于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与方法更是被人们当作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来运用。左拉想把这种科学理性精神贯彻到文学之中，他广泛阅读，从奥古斯特·孔德关于以观察和经验为材料的知识才是可信的知识的实证主义，从伊波利特·泰纳关于人的基本道德状态产生于种族、环

境、时代三个根源，尤其是种族遗传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同时还从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方法中获得了启示，1860年代中期创立了自己自然主义——实验小说文学理论。他称小说家既是观察家，又是实验家，因而倡导“实验小说”，认为“人类受制于遗传规律、环境压力、宇宙的这个因果构造，小说家不得违背这些规律而应当研究这一构造”。

从1871年起，左拉开始发表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加阿尔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认为“遗传有它的定律法则，就像地心引力有其定律法则一样。”，这部多卷本巨著对第二帝国时代的一个家族进行“科学”研究，阐明遗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和社会环境对该家族成员的身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再通过各种风俗和事件的细枝末节展现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这些小说既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约1200个人物活跃其中，血缘关系是联系主要人物的纽带。其中杰出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店》、《萌芽》等。《萌芽》（*Germinal*）便是左拉在这些理论影响下创作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十三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艾蒂安是卢贡家的第四代成员，父亲朗蒂埃，母亲绮尔维丝是《小酒店》中的男女主人公，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娜·古波即小说《娜娜》的女主人公，上辈酒精中毒的遗传因子在她身上诱发了旺盛的肉欲，而艾蒂安因这种遗传病，血肉之躯浸透了酒精，并因酒精中毒而发狂，“一喝酒就会发酒疯，就会把自己吃了，而且很想吃别人”。左拉相信人性完全决定于遗传，缺点和恶癖是家族中某一成员在官能上患有疾病的结果，这种疾病代代相传。一旦弄清楚原因，便可以用医疗与教育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克服，从而使人性臻于完善。左拉把文学创作和科学实验等同起来，不免忽略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左拉第一次将自然科学和医学引入文学表现领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内涵和技巧的丰富性。

为了创作《萌芽》，左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有关工人状况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此外，1884年2月的法国北部采煤矿区昂赞罢工事件发生之后，他密切关注当中的大小事件，参加工人集会，亲自下井观察矿工的工作情况，体验工人艰苦的劳动条件，掌握大量素材。《萌芽》是一部描写煤矿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剥削而奋起斗争的作品。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其中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的同情，它是左拉现实主义达到最高成

就的一部巨著。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工人们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故事发生的背景为第二帝国时期法国蒙苏煤矿公司的伏安矿场。矿场的工人们每天像畜生一样被送到伏安矿场这只每天贪婪地、时刻准备吞食人类的巨兽口中，然后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繁重的劳动。煤矿主只顾追求利润，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井下的设备年久失修，巷道里到处是水坑、泥浆，有些低矮的地段只能爬过去，还随时有可能发生瓦斯爆炸，掌子面上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矿工们像畜生一样，身上一丝不挂，煤屑和汗水弄得他们浑身污黑，只有眼睛和牙齿闪出亮光；他们侧卧在掌子面上挖煤，活像一条夹在两页书中的蚜虫，有被完全压扁的危险。工人们在井下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却只能拿到3个法郎，就连维持家里起码的生计都不够。他们个个被非人的劳动摧残得伤痕累累，童工骨瘦如柴，上了年纪的全身是病痛，矿工们的肺叶已经被稀土所腐蚀，咳出来的痰也是黑色的。身体损坏了，还影响到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孩子发育不良，甚至长成畸形，并且因为营养不良，几乎都患着贫血的疾病。老矿工樊尚·马厄一家是蒙苏一万名煤矿工人的缩影。一百年前，樊尚·马厄的祖父纪尧姆·马厄在十五岁那年为煤矿公司找到了一条储煤丰富的矿脉，这条矿脉也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纪尧姆矿脉”。樊尚·马厄祖上数代，很多人死在矿井下面，有的累死，有的压死。而他在井下挖了四十五年煤，患了矽肺，落下了残废，最后还得拖着两条病腿在井上干活，再加上他的儿子马厄以及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祖孙三代，一家五口在矿上拼命地干活，可挣到的钱还不够买糊口的面包；住房拥挤不堪，十四五岁的孙女卡特琳下班回到家里，也只得当着房客艾蒂安的面脱衣洗澡。马厄家族在一百零六年中被矿层吸干了血汗，而股东格雷古瓦却靠着祖上当年在蒙苏投资的一万法郎，经过一个世纪，增值了一百倍，变成了一百万法郎，他饱食终日，过着不劳而获的舒适生活，独生女塞西尔直到太阳晒到床上，依然酣睡不醒，长得白白胖胖，还嫌她吃得少营养不够。贫富的不均，社会的不公，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这就是导致矿工罢工的直接原因，这些在作者写实的笔下跃然纸上，昭示于天下。

矿工罢工斗争在小说里占了很大篇幅，是小说描写的最主要的内容。小说让读者随着主人公艾蒂安的足迹，了解矿工们如何驯服地过着

悲惨的生活，如何在艾蒂安的启发教育下逐渐有了对自身处境根源的觉悟，最后为了反抗资本家剥削而奋起斗争，发动罢工。他们的这次罢工是有了阶级觉悟的工人集体行动。艾蒂安为了使罢工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推动蒙苏的一万名矿工集体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蒙苏的矿工成为协会的成员后，罢工得到了协会的经济支持，但是四千法郎的援款不足以解决罢工后矿工村的饥饿问题。劳资双方的对峙，罢工的旷日持久，致使矿工们陷入了财尽粮绝的困境，在愈演愈烈的暴行中，在这种年深日久的渴望报复的情绪中，年复一年的忍饥挨饿逼得他们渴望大砸大杀一番。这些疯狂的人犹如一股汹涌奔驰的洪水，力量越来越大，冲毁一切，横扫一切。两千五百个矿工像大海的波涛，封闭了周围所有的矿井。罢工浪潮蔓延开去，上万个工人参加了行动。他们大公无私，团结一致，英勇斗争。面对军队的刺刀，毫不畏缩，甚至献出生命，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英勇搏斗的赞歌。

小说中描绘罢工斗争的同时刻画了早期社会主义者、产业工人艾蒂安的形象。主人公艾蒂安原是工场的机器工人，在经济危机中被解雇。他到处寻找工作，落脚在伏安矿井。艾蒂安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对资产阶级的剥削有清楚的认识。具有反抗精神的艾蒂安在体验了矿工的各种疾苦以后，开始为摆脱人间地狱寻找出路。他刻苦钻研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长为一位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领袖。他向工人们指出，资本是剥削的结果，劳动者有权利和义务收回这笔被掠去的财富，他还描述了未来世界应当由“人民掌握政权”、“生产工具都归集体所有”、“人人都是劳动者”、“凭工计劳，按劳付酬”的图景。艾蒂安在工人协会指示下，具体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使工人们团结一致，作为一支整体的社会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在罢工斗争中，他英勇无畏，肯于献身。但他身上也存在着一些弱点。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不深，也受到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不够纯洁。由于思想比较混乱，所以在罢工高潮时刻群众走向盲动时，他便显出无力领导群众的弱点。在经过急风暴雨式的罢工斗争的洗礼后，艾蒂安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成长为一位重上征途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领袖。

开创自然主义理论的左拉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按生物学定律描写人，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不必掺杂主观感情。《萌芽》中的人物，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被左拉放在一个个生

活场景中，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他笔下得到准确、详尽的描述，形象丰满真实，令人难忘，但由于实验报告式的写实要求，对工人们喝酒、纵欲、甚至乱伦等下流行为以及罢工中的暴力野蛮行为，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从而有损了他笔下工人的光辉形象。罢工中一些工人领袖产生虚荣心、因个人利益背叛工人以及对工程师内格尔的态度等情节也反映出左拉对工人运动的了解不够深入、不切实际地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局限。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萌芽》不再像《小酒店》那样，把工人的贫困归于他们的嗜酒、不知节俭，而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他第一次把产业工人运动全面引进小说题材，反映了一次罢工的始末，对工人的斗争赋予了高度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理论表示出赞许的态度，对“共产国际”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左拉看来，罢工具具有正义性质，罢工的失败带有悲剧色彩，但左拉对产业工人的成长壮大充满了希望，罢工的失败不是黑暗战胜了光明，而是艾蒂安战胜自身生理弱点，走向成熟与完美，他走出的不仅仅是兽性的黑暗，而更重要的是走出了自身的误区，前方等待着他的一切如阳光一样灿烂，革命的高潮必然到来。整部小说布局严密细致，节奏沉稳有力，描写上气势磅礴，犹如一部古代史诗，不失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描写工人运动的杰作。左拉的功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也足以证明左拉的预言是正确的。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53
第三部	98
第四部	143
第五部	214
第六部	272
第七部	320

第一部

一

夜，没有星辰，阴沉漆黑。空旷的平原上，一个男人孤零零地走在从马西恩纳通往蒙苏的大路上。这是条笔直的石子路，十公里长，两旁全是甜菜地。天色黑得让人分不清天地的界限，甚至眼前的土地都看不见，只感觉到迎面而来呼啸着的三月的寒风，如同海上的狂飙凶猛地从大片沼泽和光秃秃的大地刮过来，冰冷刺骨。举目望去，黑沉沉的夜空下看不到一点树影，只知道脚下的石子路笔直得像防波堤一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向前伸展着。

这人大约是夜里两点钟从马西恩纳出发的。他迈着大步向前走着，因为身上只穿着破旧而且磨薄了的棉衣和束腿绒裤，冻得直哆嗦。随身带着的一个方格子手帕裹着的小包袱这会儿挺碍事的，因为为了要把双手同时插在裤袋里好暖和些，他就得把这包袱夹在腋下，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的。被刺骨的东风吹裂的流血的双手已经冻僵了。这是个无工可做、无家可归的失业工人，这会儿空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盼望着太阳快点出来，天就不会这么冷了。他已经这样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了一个小时了，在走到离蒙苏还有两公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大路左边有红色的火光，那是三堆在露天里烧着的煤火，远远看上去像挂在半空中。他先是有些害怕，犹豫了一会儿；但是他实在是冻得难受，再也忍不住决定去烤烤火，暖暖手。

这样走着，道路渐渐往下，却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看见右边有一道用大块的木板搭建的围墙，围墙后面有条铁路；左边是个杂草丛生的斜坡。

斜坡顶上隐隐约约地露出一些房屋的墙尖，看过去像是一个村子，有着一一个式样的矮房子。

他继续向前走了约莫两百步。走到小道的拐弯处时，那些火堆忽然又出现在了身旁，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它们会在死寂的夜空下如此熊熊地燃烧着，看上去犹如烟雾缭绕的月亮。而地面上的另一幅景象使他收住了脚步。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低矮的建筑群，中间高耸着一个工厂烟囱的影子，满是污垢的窗户里不时透出几道微弱的灯光，五六盏昏暗的吊灯挂在外面的木架子上，这些木头架子被烟熏得乌黑。隐隐约约可以辨出那是一排巨大的支架。这个被黑夜和烟雾所淹没的奇异景象中只传出来一种声音——不知是哪儿的一根排气管正在呼呼地排气。

这人这才认出这里是一个矿井。但他心里立刻又感到有些失落绝望，是矿井又有什么用处呢？这里是不会有工作做的。他最终还是没朝那建筑物走去，而是大着胆子登上了矸石堆，因为那上面有在铸铁筐里烧着的三团煤火，这是为工作时照明和取暖用的。地面清理工准是要工作到很晚，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了还在那儿清除废石烂土。这时，他听到了一些推车工在栈桥上推斗车的声音，也看清了在每个火堆旁翻斗车的来来回回的身影。

他走近一筐煤火，对火堆旁的人说了声：“你好！”一个赶车人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煤火，那是个老头，穿着件紫色羊毛衫，头上戴着兔毛鸭舌帽，身旁一匹大黄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石马一样，等着人们把它拖来的六节斗车卸空。卸车工人是个头发红棕色，瘦得皮包骨头的小伙子，他不慌不忙地干着活儿，一只手懒洋洋地按住卸车的手柄。头顶上的风越刮越大，这冬日里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呼啦啦地像镰刀划过。

“你好！”老人回答。接着一阵沉默。来人觉得别人在猜疑地打量着自己，赶紧自报姓名。“我叫艾蒂安·朗蒂埃，是个机器匠……这儿有活儿干吗？”

火光照亮了艾蒂安。他看上去有二十一岁，满头棕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虽然胳膊腿都很瘦，但看上去还挺结实。

赶车人感到放心了，摇着头无奈地回答道：“机器匠的活儿？没有，没有。昨天还来过两个人呢。什么活儿也没有。”

一阵强风吹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过了一会儿，艾蒂安指着矸石堆下面黑魆魆一片的建筑物问道：“那个是矿井，对吗？”

这次，老头没能马上做答，因为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喘不过气来。最后，他吐出一口浓痰，火光映红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个黑点。

“是，是个矿井，伏安矿井……你看！附近紧挨着边上就是矿工的住区。”

说着，他也抬起胳膊，在夜色中指着年轻人刚才隐约看到过一片屋顶和山墙的那个村子。不过，这个时候那六节斗车已经卸空了，赶车老头连鞭子也没动一下就拖着两条腿跟着车走了。那双腿因患风湿变得僵直了。大黄马驯顺地自个儿往前走着，在两条路轨当中吃力地拉着斗车，又一阵狂风吹来，吹得它身上的鬃毛都竖立起来。

现在，伏安矿井在阴暗的夜色中已渐渐显现出来。艾蒂安在煤火前专心地烤着那双可怜的冻得裂开血口的手，近乎忘记了时间，就这样静静地望着那个矿井，看清了矿井的每一个部分：涂着柏油的选煤棚，竖井的井楼，宽敞的卷扬机房，安置抽水机的方形小塔。这个矿井建在一块洼地的深处，有着一片低矮的建筑物，高耸的烟囱在其中突兀出来，像是一只吓人的大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好似一头贪得无厌的野兽，蹲在那里随时等着吃人，充满着邪恶的气息。仔细观察着矿井，他想到了自己，想着自己八天来到处寻找工作的流浪生活。他再次回想起自己原来在铁路部门的厂子里工作，因为打了工头一记耳光赶出了里尔，从此便处处碰壁，哪儿也不收留他。

上周六他到了马西恩纳，听说那里的炼铁厂有活儿干，结果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而且不管是炼铁厂里，还是索纳维耶建筑材料厂里都没有活儿干。他只得躲进一家造车厂的木料堆下，想捱过一个星期天，谁知凌晨两点又被那儿值夜班的人赶了出来。他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哪怕是一点儿面包屑也没有。他这样漫无目的地穿街走巷，到处流浪，都不知道能去哪儿避风，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没错，这里的确是个矿井，零星的几盏吊灯照亮着整个煤场。突然，有扇门打开了，他瞧见了在强烈的光线照耀下的蒸汽锅炉。他这才明白刚才听到的那种呼呼喘粗气的声响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泵的排气管传来的。排气管不停地呼呼作响，就像是一头堵住了嗓子眼的怪兽在喘气。

那个卸煤工弓着背，头也不抬，看都没看艾蒂安一眼。艾蒂安正要捡起他那只掉在地上的小包袱的时候，一阵急促的咳嗽传来，他知道那个赶车人又回来了。老头慢慢地从暗处走了出来，手里牵着那匹黄马，后面拉着装得满满的六节斗车。

“蒙苏有工厂吗？”小伙子问道。

老人啐了一口黑痰，然后迎着大风回答他说：“噢！那里工厂倒不少。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百业俱兴，家家厂子都干得热火朝天的，经常不够人手，大伙从来也没拿过那么多的工钱……可现在又得开始勒紧裤带了。这一带也确实够惨的，工人被解雇了，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关门……这也许不是皇帝^①的错，可他干吗要到美洲去打仗呢？这还没算那么多人畜都得霍乱死了呢。”

凛冽的狂风，吹得人都有些喘不上气来，两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只能用简短的话语聊着，继续发着牢骚。艾蒂安说他白白奔走了一个多星期，难道非得把人饿死不成吗？眼看着路上就要出现成群结队的乞丐了。“是啊，”老头说，“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上帝是不允许把这么多基督徒扔在街头无家无业的。”

“大伙已经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肉了。”他又说。

“有点面包吃就算不错呢！”

“说的是啊，哪怕光有面包吃也挺不错的了！”

他们的话音被淹没，消失在阵阵狂风的凄楚的吼叫声中。

“你看！”赶车老头转身朝着南面，大声说，“那边就是蒙苏……”

接着他又伸出手，一边指着夜色中那些看不清的地方，一边报着它们的名字。那儿，在蒙苏，福维尔糖厂还开着工，霍东糖厂刚又裁减了人员，几乎只有杜迪叶尔面粉厂和为煤矿制造钢缆的布勒兹绳缆厂还勉强支撑着。然后，他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转而指向北面的半边天说：“索纳维耶建筑材料厂接到的订单少得还不到以往的三分之二，马西恩纳炼铁厂的三座高炉，只有两座烧着；还有，加热布瓦玻璃厂正受到罢工的威胁，因为据说那儿要下调工资。”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每听赶车老人说到一家工厂的情况，就连声说，“我就是打那边来的。”

“我们这儿，眼下还凑合，”赶车老人又说了一句，“不过，各个矿井都减产了。看对面，维克托瓦尔炼焦厂，也只剩两组炼焦炉还点着。”

说完他又啐了一口痰，挂好卸空的斗车，跟在他那匹已昏昏欲睡的马后面走了。艾蒂安这会儿能很好地俯视整个地区。黑暗仍然那么深沉，但老头的手所做的指点似乎已使这黑暗变得充满了莫大的苦难，正如年轻人这会儿在他周围，在辽阔无垠的大地上的每个角落不知不觉感受到的。三月的寒风呼啸着刮过光秃秃的原野，席卷而来的不正是叫饿的声音吗？阵

^① 此处皇帝指的是拿破仑三世。

阵狂风在怒号，他们似乎带来了失业，带来了会引起大量死亡的饥荒。艾蒂安东张西望，力图看透这黑暗中的东西，但立即又被那种既想看又怕看的心理搅得他心绪不宁。

一切都隐没在这神秘莫测的阴沉的黑夜里，他只能依稀看见远处的高炉和炼焦炉。炼焦炉这些由数百座斜立在那儿的烟囱构成的群体，冒出一溜溜的火焰；在炼焦炉的左边一点，两座高炉在空中燃烧着，冒着蓝色的火焰，象巨大的火炬似的。这看起来简直是一场火灾中的悲惨景象，在阴沉的天际，除了这些煤铁之乡特有的夜火之外，看不到一颗星星。

“你大概是比利时人吧？”赶车人又回来了，在艾蒂安的身后问道。

这一回，他只拖来三节斗车。罐笼出了点故障，一个螺母坏了，要窝工整整一刻钟，但是这三车也得卸。矸石堆下一片寂静，栈桥不再因为推车工来来回回而左摇右晃老是发出隆隆声，只听到敲打铁皮的锤子声远远地从矿井里传来。

“不，我是南方人。”年轻人回答。

那个卸车工倒空了斗车后就坐在地上，似乎发生这种事故让他感到高兴，但还是保持着那种对人不理不睬的傲慢无礼的态度。他只是抬起他无神的大眼睛瞪了赶车人一眼，好像嫌他话说得太多了。的确，赶车人平时是不说这么多话的。准是他瞧着这个陌生年轻人的脸觉着顺眼，并且来了一股想倾吐心事、不说话不舒服的劲头。有些老年人有时候独自一个人大声说话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我嘛，蒙苏人，”老人说，“大伙管我叫‘善终’。”

“这是个外号吗？”艾蒂安惊讶地问。

老人得意地笑了笑，指着伏安矿井说：

“对，对……有三次是大伙把我从井底下拖出来的，每次都是遍体鳞伤。有一回身上的毛发都烧焦了，还有一回嗓子眼里塞满了泥，都吃到肚里去了，第三回肚子里灌满了水，鼓得像只青蛙……他们见我伤成这样都死不了，从此以后就开玩笑叫我‘善终’。”

他越说越兴奋，可嗓子却像缺油的滑车一样，吱吱作响，最后竟变成了一阵可怕的剧烈咳嗽。煤火筐里的火光这会儿完全照亮了他的大脑袋；头上的白发稀稀拉拉，灰白扁平的脸上有几颗发青的斑点。他身材矮小，脖子很粗，腿肚子和脚后跟都朝外撇着，手臂倒挺长，两只方大的手一直垂到膝盖。另外，他就像他那匹纹丝不动地站着，似乎不觉风吹之苦的马一样，仿佛是石头做的，看上去既不觉得冷，也没有在乎耳边呼啸的狂风。

他咳嗽时，喉咙深处发出被撕裂了似的刺耳的摩擦声，咳嗽完后又朝炉火前吐了口痰，地面上又黑了一块。

艾蒂安看他，又看看被他唾黑了的地面，问道：“你在这矿上干了好多个年头了吧？”

善终伸了伸双臂，说：“好多个年头？啊，对……当年我下井的时候，还不满八岁。就是在这个伏安矿井，而今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你算算就知道年头不少啦。我在井下什么活儿都干过，先是当徒工，等长到有力气推车的时候就当上了推车工，接着又当了十八年的挖煤工。后来，因为我这两条不争气的腿，他们就让我干些清理活儿，当填平工，补缝工，直到他们不得不把我从井下调上来。因为医生说，我再不上来就要死在里头啦。就这样，五年前他们叫我做了赶车工……怎么样，不错吧，五十年的矿龄，光在井下就干了四十五年！”

在他说话的时候，不时有些燃烧着的煤块从铁筐里迸出来，通红的火光照亮了他那没有血色的脸。

“他们让我歇着别干了，”他继续往下说着，“但我不答应，我才没那么傻呢……我还能再干上两年，一直到六十岁，这样就能拿到一百八十法郎的养老金。要是我今天和他们告别，不干了，他们马上会只付给我一百五十法郎的养老金，这些家伙精着呢……再说，我除了腿脚的老毛病外，身子骨还硬着呢。你看，就是因为以前在掌子面上让水泡得太久了，水都渗到皮肉里去了。有些日子，一动腿脚，就疼得我直叫唤。”

一阵剧烈的咳嗽又中断了他的话。

“你老咳嗽也是因为这个吗？”艾蒂安问。

但是老人家使劲摇了摇头，表示不是。然后，等到他能说上话来的时候，才回答说：“不，不是的。我上个月患了感冒。我以前是从来也不咳嗽，可现在这病根再也去不掉了……奇怪的是，我还吐痰，总想吐痰……”

说着他喉咙里又发出一声低沉的声响，随后又吐出一口黑痰。

“是血吗？”艾蒂安问，终于还是冒险提出这个问题。

善终慢条斯理地用手背抹了抹嘴。

“是煤……在我身体里有的是煤，够我烧到临终的呢！我已经有五年没到井下了，看来这东西在我身体里还有不少存货，这事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它也不碍着我活着，那就让它存着吧！”

随后，两个人沉默了下来。远处铁锤在矿井里一下一下有规律地敲打着，风声带着哀怨的调子，好像一个又饿又累的人在深夜里呻吟。煤火变

得不那么旺了。老人压低了声音接着往下讲，细细回忆着往事。

噢！当然，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是昨天才开始在这挖煤的！从蒙苏煤矿公司创办的那天起，他们家就为它干活儿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到现在大约已经有一百零六个年头了。他的祖父纪尧姆·马厄，当年的一个十五岁小伙子，在雷基亚尔发现了那些乌黑发亮的煤，那里成了公司的第一个矿井，就是今天已经废弃了的、靠近伏维尔糖厂的那口老矿井。这事当地人都知道。那个煤层的名字叫纪尧姆煤层，用了他祖父的名字取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见过祖父——只听说他是个大个子，十分强壮，活到六十岁上老死的。后来，他的父亲，人称“红人”的尼古拉·马厄，刚刚四十岁就葬身在伏安矿井里。那时正在打这口井，一次塌方把他全身都压扁了，岩石喝干了他的血，骨头也被吞噬了。这件事以后，他的两个叔叔和三个哥哥也都把他们的躯体留在那里了。而他，樊桑·马厄总算差不多完整地矿井里活着出来了，只落了个两条腿不那么利索，已经算得上是个机灵的人了。可有什么办法呢？总得干活儿吧！和别的行业一样，干这行是祖辈相传的，他的儿子，图森·马厄，现在正在矿井里拼命地干呢，还有他的孙子和住在对面矿工村里他的全家人也都一样，祖祖辈辈，子孙相继，为同一个老板挖了一百零六年的煤。哎！很多有钱人恐怕也没法把自己的身世叙述得这样清楚吧！

“不过，能糊口就行了啊！”艾蒂安喃喃地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有面包吃就能活下去。”

善终不吭声了，两眼朝矿工村望过去，那里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陆续亮了起来。蒙苏钟楼上的那口大钟响了四下，寒气更加逼人了。

“你们公司很富吗？”艾蒂安又问。

老人耸起肩膀一下子又放了下来，像是被一座崩塌的金山猛地压了下来似的。

“噢！是的，挺富……也许比不上邻近的昂赞公司，但是，几百万，几百万应该是有的。用不着细算，一共十九口矿井，十三口是采煤井，像伏安、维克托瓦尔、克雷弗克、米鲁、圣·托马斯、马特莱娜、弗特里—康代尔那些矿井，剩下那六口不是用来回采就是用来通风的，雷基亚尔矿井就是这样。公司有一万名工人，有开采权的地区遍布六十七个村镇，每天产煤五千吨，有一条铁路连接着各个矿井，还有车间、工厂……噢！是的，有钱，的确是挺有钱！”

栈桥上传来一阵斗车轮子的滚动声，引得大黄马竖起了耳朵。下面的

罐笼准是已经修好了，推车工又开始干活儿了。赶车的人套上马准备再下去拉煤时，温和地对马说：“你千万别养成闲聊的毛病，懒鬼……要是埃纳伯先生知道你因为聊天而误了时间的话，那就糟了！”

艾蒂安抬头若有所思地望着夜空，然后问道：“这么说，煤矿是埃纳伯先生的？”

“不是。”老人解释说，“埃纳伯先生只不过是总经理，他和我们一样是拿工资的。”

年轻人伸出手比画了一下，指着无边的黑暗处问：“那么，这些都是谁的呢？”

善终又是一阵咳嗽，这回咳得十分厉害，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咳到最后，他吐出一口痰，抹去嘴唇上的黑沫子，在刮得越发猛烈的大风中回答：“嗯？这些都是谁的……谁也说不上来，反正是有主的。”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远处黑暗中一个模模糊糊的小点，一个少有人知晓的遥远的地方。就是在那儿住着的人，马厄全家为他们挖了一个多世纪的煤。他话音中带着一种信徒的敬畏，好像是在谈论起一个不可接近的神龛，神龛里蹲着个吃得胖胖的神祇，他们向他献出了全部血肉，可又从来没见过他。

“最起码能有面包填饱肚子也好啊！”艾蒂安再一次这样说，他一点也没拐弯抹角。

“唉！是啊！要是总能吃到足够的面包，那就太好了！”

大黄马开始往前走了，赶车老人拖着两条残废的腿紧跟着走了，不见了。那个卸车工蜷缩成一团坐在卸车装置的旁边，下巴埋在两只膝盖之间，一动不动，两只无神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茫茫的黑夜。

艾蒂安捡起自己的小包袱，并没有立即离开。他感到阵阵寒风吹得后背冰冷冰冷的，而前胸却在熊熊的煤火前烤得火热。也许，还是要去矿井那边问问，老人家可能不太了解情况。

再说，他也不挑挑拣拣了，什么工作他都准备干。在这失业、闹饥荒的地方东奔西走，最后往哪儿去呢？会落得个什么地步呢？难道让自己像丧家犬似的死在墙脚下吗？

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犹豫不安起来。对这淹没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深陷在光秃秃的平原上的伏安矿井，他感到一阵恐惧。

狂风似乎一阵比一阵猛烈，仿佛是从广阔无限的天际刮过来的。死寂的夜空没有一丝曙光，高炉和炼焦炉各自燃烧着，火焰把黑暗染得血红，